

跋履

一方巾帕上的家与国

□ 刘仲国

那不过是厦门市博物馆里一个寻常的拐角。溽暑七月，我和朋友相约，来这里参观一个主题为“国家宝藏”的特展。脚步在明暗交错的展厅里漫无目的地移动着，在一个不经意的转角，它就那样猝不及防地闯入眼帘：一块素白早已浸染成茶色的方巾，四十厘米见方，安卧在恒温恒湿的玻璃展柜里，像一片凝固于时间的琥珀，边缘微微翘起。上方悬挂的标签上，一行墨色淋漓的大字：“《与妻书》（林觉民）”。

“意映卿卿如晤！”这六个字！这无数次在语文课本上诵读、在心底默念过的六个汉字，这不是印在书页上的铅字，而是墨痕入绢的真迹！凝神注目，我几乎能听见笔尖划过布帛的沙声，能感受到二十四岁的福州青年林觉民胸腔里翻江倒海般的情愫。

1911年4月24日，香港滨江楼，广州起义前夜，青年同盟会员林觉民，在昏黄的灯光下，给留守家中的妻子陈意映，写下了这封泣血的诀别书。那个时刻，他们的儿子刚满五岁，稚子绕膝的欢笑声犹在耳畔，而年轻妻子的腹中，正孕育着另一个小生命，已近八月……

俯身细看，微微凉意的玻璃隔绝了触摸的可能，却阻挡不了心神的沉浸。墨迹在方寸之间流淌，起初还带着一份竭力维持的从容，字迹疏朗，行笔间依稀可辨那份情深意重。写到“初婚三四个月，适冬之望日前后，窗外疏梅弄月影，依稀掩映”时，笔尖仿佛掠过昔日庭院的梅影，透出微暖的甜意。然而，这短暂的温存稍纵即逝。越往下读，字迹愈发密仄、沉郁，笔锋如寒风中的枯枝，在巾帕上刻下深重的沟壑——“吾平日不信有鬼，今则又望其真有”一句，笔尖的颤抖、墨色的滞涩，已不是文字，分明是一个灼热的灵魂在决绝与不舍间剧烈撕扯。

身旁一位小学生模样的女孩，捧着父亲的衣角，指着展柜轻声呼：“爸爸你看，字越写越小了，是不是他想说的话太多，怕字写不下了？”儿童的直觉也许是对的，这一语间，道破了藏在无数人心底的悲怆！

展厅内，一部电视片正在无声地循环播放着。屏幕上，扮演陈意映的女演员那句“望今后有远行，必以告妾，妾愿随君行”的俯首低语，引得几位驻世的女性观众掩面低泣。可是，真实的历史远比剧本更为残酷。广州起义失败七天之后，这方浸透了泪与墨、血与火的巾帕，由一位幸存的革命党人趁着天黑，偷偷塞到了福州林家冰凉的门缝里。拂晓时分，怀胎八月、日日盼归的陈意映推开家门，当指尖触到这方巾帕的瞬间，她该是怎样的反应呢？巨大的悲痛袭来，她因早产生下了林觉民的遗腹子林仲新，此后心魂便似随这方巾帕一同枯萎。仅仅两年后，这位在内心伤痛中无力、也或许是不愿自拔的女子便郁郁而终，年仅二十二岁。她如同一株早春寒潮中还没来得及绽放就已凋零的玉兰，只余一缕暗香，慢慢飘散于历史的风烟之中。

泛黄的巾帕上，每一道褶皱都像在无声地倾诉，时而婉转，时而激烈。恍惚间，我仿佛看见了1911年暮春时节香港滨江楼的景象：咸湿的海风从窗缝隙隙灌入，摇曳的油灯将青年伏案的清瘦身影投在斑驳的墙面上。最后一笔落下，他是否也曾像后世无数人揣测的那样，将那方承载了千钧重量的白帕紧贴于胸口，感受着心跳与文字的共振？“复恐匆匆说不尽，行人临发又开封”？这份万般不舍的踌躇，最终还是凝固为交付的决然。三天后，林觉民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衙门，在惨烈的巷战中力尽被俘。就义前，面对黑洞洞的枪口，他心中或许尚存一丝慰藉：那封信，已托付出去，算是多少弥补了一些心绪上的亏欠。

信中最让人痛感刻骨铭心之处，莫过于林觉民对妻子剖解那“先死”与“后死”的悖论心愿：“以汝之弱，必不能禁失吾之悲，吾先死苦与汝，吾心不忍，故宁请汝先死，吾担悲也。”这份细腻的柔情，最终升华为“助天下人爱其所爱”的大义。英雄并非生而铁石心肠，恰恰相反，正因为他深谙小炉暖灶、儿女情长的无比珍贵，正因为他拥有过那“疏梅弄月影”的静好，他才更痛感这“遍地腥云，满街狼犬”的世道对千万个家庭的吞噬。这份对“小家”刻骨的眷恋，最终点燃了为“大家”粉身碎骨的大义，“林觉民”三个字也因此成为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上一个不朽的名字。

当我的目光再次掠过那句“吾充吾爱汝之心，助天下人爱其所爱”时，记起了另一个历史的细节：在全民族抗战烽火连天的岁月里，一群匪徒劫掠了逃难中的林觉民遗腹子林仲新，在他简陋行李最里层摸到了这方巾帕。为首者略通文字，读罢此信，竟至跪地痛哭，不仅将劫掠的财物悉数归还，更将这方家书双手奉上。

1959年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。林仲新将《与妻书》原件献给了国家，最终由福建省博物院收藏。这封信流过无数险地的“20世纪最伟大的情书”终于寻得归处。

步出博物馆厚重的大门，鼓浪屿上悠扬的钢琴声随风远远地飘来，如时光流淌的低语。暮色四合，鹭江两岸，万家灯火次第点亮，橘黄色的光束温柔地晕染着夜色。街市上人声鼎沸，孩童的嬉闹声清脆入耳。这人间烟火，灯火长夜，不正是百年前滨江楼中青年以泪墨寄情、以热血许国时，最深切的梦寐吗？



知己就是用来谑与虐的

□ 十年砍柴

“诗穷而后工”，欧阳修的这句话，苏轼被贬黄州后实实在在地践行了。元丰三年(1080年)，经历了“乌台诗案”后，东坡总算死里逃生。四十四岁的他被贬谪为黄州团练副使，且不许“签署公事”。

黄州对于文学史上的苏轼，有着里程碑的意义，他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、前后《赤壁赋》等名篇都在该地写成。对书法史上的东坡而言，亦是“穷而后工”。东坡少年时苦学《兰亭序》，书法技法基本是继承二王的，早期的书法风格洒脱华丽，神采飞扬；经过“乌台诗案”这一人生最大挫折后，他的书法变得更为质朴自然，流露出沧桑之感，是内心情感的宣泄，为宋代书法“尚意”之上品。明代书家董其昌评论他在黄州时所写的《赤壁赋》：“此赋，楚骚之一变；此书，兰亭之一变。”

苏轼在黄州创作了被称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的《寒食帖》。除此之外，另外三幅写给朋友的信箋，亦是精品，从中可以窥见一个人在落魄时，雪中送炭的友情是多么温暖呀。这三帖分别为：《一夜帖》(新岁展庆帖)《人来得书帖》，都是写给他的同乡好友陈季常的。

嘉祐六年，二十六岁的苏轼已是名满天下，不无恃才傲物之气。他当年肯定没有想到，那位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上司陈希亮，他家小儿子将会在其人生的灰暗期，成为他最重要的人。

陈希亮，字公弼，眉州人，是苏轼的同乡前辈。嘉祐六年苏轼任凤翔签判时，顶头上司便是知府陈公弼。

按理说，知府大人应该关照这位小同乡，可公弼先生非常正直，不苟言笑，对这位小老乡要求很严。年轻气盛的苏轼对知府的意见敢于当面反驳，更让陈公弼难以忍受，抓住机会给他小鞋穿。

有一次一位仰慕苏轼的小吏尊称他为“苏贤良”，被陈公弼听了，大怒曰：“签判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，有何贤良可言？”下令打

了那位小吏的屁股。陈公弼对东坡草拟的公文常常涂抹得面目全非。苏轼心想，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呀，于是尽量不去见这位上司。一年中秋，知府大人邀请下属进府衙参加宴饮，苏轼借故缺席，陈公弼上奏朝廷劾劾他，苏轼被罚铜八斤。

虽然知府大人不近人情，但在凤翔签判的任上，苏轼结识了陈公弼的四公子陈慥，即陈季常，两人年龄相近，脾气相投，遂结交。山不转水转。当苏轼被朝廷贬到黄州后，陈季常正在今天湖北麻城的歧亭隐居，从东京汴梁前往黄州赴任的东坡在歧亭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朋友。贬谪他乡遇故知，可以想见东坡是多么高兴呀。

苏轼在黄州期间，两人书信来往频繁，由于两地相距不远，也有空就相互探访。《东坡集》中苏轼回忆起元丰三年被贬谪黄州时与陈慥相见之事，记载：“明年正月，复往见之……凡余在黄四年，三往见季常，而季常七来见余……”一见面肯定是纵酒畅谈。

《一夜帖》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，写这封信的缘由是两人的共同朋友王君，向东坡借其所藏的黄居冢所画的龙欣赏，东坡答应了下来。后来想起半月前这幅画由曹光州借去描摹了。他怕王君误会其吝啬，托陈季常解释，并承诺曹光州一旦归还，马上给王君送去。并送一饼茶给王君表示歉意。

从这封信里可看出东坡的大度达观，以及对待朋友的真诚。也可看出他在黄州仍然交友很广，已然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文化圈。

《新岁展庆帖》与《人来得书帖》二帖合装为一卷。卷后有董其昌跋。鉴藏印有“御府书印”、“御府宝绘”、项元汴诸印、安岐诸印等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《新岁展庆帖》写于元丰四年正月初二，东坡在黄州过了第一个春节，急忙忙地给朋友写信说了几件小事：

一是好朋友李公择过完正月十五，启程来黄州探望东坡，大概月底到，请陈季常到时候也来黄州，有帮东坡陪客的意思。这李公择不仅是政治家，亦工书画，与李公麟、李公寅同时举进士，时称“龙眠三李”。他和苏轼交情很深，常有酬答。元丰元年东坡写了一首《蝶恋花·春春别李公择》：

寂寂无风花自堕。寂寞园林，柳老樱桃过。落日有情还照坐，山青一点横云破。路尽河回人转舵。系缆渔村，月暗孤灯火。凭仗飞鸿招楚些，我思君处君思我。以现在的眼光来看，“我思君处君思我”，实在是太肉麻了。因为东坡打算元宵节后盖房子，所以陈季常和李公择来黄州，他没法陪着夜游。那时候官府不给官员解决住房问题，得自己租房或建房。东坡到黄州时，先借住在直惠院，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过完年就建房。东坡特别喜欢建房子——很有投资房地产的眼光，他在黄州建了好几处房，此信中所说的应该是后来的临皋亭。第二件事说先托人捎带给老友膏药，沙枋画篋也马上乘某人的船带去。然后开始向老友开口借东西。宋朝士大夫嗜茶，苏东坡更是超级发烧友。彼时茶道繁复，讲究“点茶”，茶饼要用茶臼和椎捣碎成末儿，放入茶盏中，然后用淡水冲注茶盏，同时用茶筴搅动，茶末上浮，形成粥面。闽地建州(今福建建瓯)以黑釉建盏闻名，时为斗茶最佳器具，东坡说此地有个匠人，希望陈季常把他收藏的“建州木茶臼子并椎”送过来，让这个匠人仿制；或者让黄州的福建人看一眼样式后，回福建带一套过来。想想没有电商的古代，想整点好玩意真难，不像现在，啥物品都可以包邮。

第三件事即信后所附言谈到的事，解释弟弟苏辙和方子明的误会。苏辙在“乌台诗案”中受牵连贬到了筠州(今江西高安)任监盐酒税，有个叫方子明的方士慕苏家兄弟大

吧。倒水，虽然不情愿，但是作为一只巴甫洛夫的狗，还是起身去做了，满满一壶水，一杯一杯填满了会场上的所有水杯，还有我不想再浑浑噩噩听别人话过日子的决心。我也要能看懂规划，能听明白专家意见，能提出切中要害不容置疑的建议。

“我不同意，从法律法规、技术规范还有计算公式的选择上，这里一共是12条修改建议”，我慢条斯理地说，随手扶了扶眼镜，扶正的不仅是镜框，还有对自己当初选择的迷茫和不确定。

依然庆幸，虽然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条条束缚住，但是当突然有一天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需要干什么，可以干什么，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想走哪一条路的时候，就发现可以不在意别人的评价，自动屏蔽掉外界的声音，不徐不慢地专注自己。

我可以在下班以后穿上自己喜欢的格子衬衫和花裙子，踩着帆布鞋背着双肩包在街上游荡，可以在路边摊一边跟炒饭的大姐聊天一边吃晚饭，可以为解决一个问题买很多书，查很多资料，请教很多人，可以拎一晚上螺丝拧好一个自己喜欢的书柜，装进山野千鹤子、王阳明和黑塞，可以跟着喜欢的音乐哼唱，就算跑调也无妨，可以不化妆不染发不做指甲欣赏看着自己的大饼脸和塌鼻子，可以挂掉任何不想接的电话，拒掉不想去吃的饭，在路边举着一份葱油饼边走边吃，吃完最后一块的时候舔舔手指，静静地在自己的节奏里欢脱舒展，自由生长。

当不用在意世俗眼光，不用装得那么乖那么听话的时候，一切都是自己勾勒的图画。当可以无所畏惧地做自己的时候，一个辅助也敢去打野，因为区区三天万，一切都是如何呢，又能怎。

步出博物馆厚重的大门，鼓浪屿上悠扬的钢琴声随风远远地飘来，如时光流淌的低语。暮色四合，鹭江两岸，万家灯火次第点亮，橘黄色的光束温柔地晕染着夜色。街市上人声鼎沸，孩童的嬉闹声清脆入耳。这人间烟火，灯火长夜，不正是百年前滨江楼中青年以泪墨寄情、以热血许国时，最深切的梦寐吗？

遇见，深情而不失气节。守候于热闹边缘，独立便优雅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；不在轰烈中昂首，慢行而从容，头白溪边尚浣纱。我女儿今年大学毕业，端详毕业照后，女儿她妈说女儿，“不是最漂亮的，却是最可爱的”，我则会心。荷映人面，风绿拂天，学了四年中文，到底已不同既往。襟有勇气，没有白走的路，襟有善良，没有白念的书，拥有了这些，便该常驻阳光里，便该拥有自由与尊严。

言念别离，永怀缱绻，春寒秋初，加件衣裳。一朝春红颜老，莫名伤感，看残花凋尽，也是一种痛。草草生堂阶，游子行天涯，结局距离离开越来越远，旅行不只为抵达目的地，还决定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。

如何呢，又能怎

□ 李倩茜

有一天，同学拍了一张我在野外测量的照片，照片上的我，一手扛花杆，一手提着全站仪，顶着一头利落的短发，发梢上是闪闪发光的水珠，脚下是曲折蜿蜒的山路，在挺拔孤傲的松树林里，我的背影很酷！

我摸了摸自己的头发，它们跟我一样，柔软顺从，很容易被拿捏，可毕竟长在我脑袋上，可随我的心情变成任何我喜欢的样子。它可以弯弯曲曲在风里张扬，它可以懒懒散散搭在肩头，它可以变成一个花苞和彩色的发带交缠着盘在脑后，它可以编成小辫坠上珠串串随着步伐跳动。既然是我自己的，那除了我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定义它，安排它。

就像那个少女一样，披散着头发穿着红裙在舞台上放肆又调侃地唱着“你看我多乖多聪明多么听话”，“乖”“聪明”“听话”，这几个字真的很像个如影随形的符咒。毕竟，在任何情境下，一旦说出“你要乖”“你要听话”，我就成了巴甫洛夫的狗，不自主认怂，无条件接受对方的要求。

曾经我也喜欢红裙红衬衣红外套，张扬个性，可是工作后，衣柜里不得不多了一件又一件的白衬衣、蓝风衣、黑西装，穿惯的帆布鞋、背惯的双肩包和这些衣服格格不入，只能换上手提公文包和黑色皮鞋。毫无生气的着装配上刻板无味的文字材料，烦琐杂乱的表格数据，严苛繁琐的工作流程，无法沟通但必须要沟通交流的人机们，收着一个接一个看不懂的文件，还得满面笑容地说亲爱的咱们好好沟通，这个事情我的理解是这样，在一天的索然无味中装模作样然后更加无所适从。所以，我就要乖，就要听话，就要成为一个大众眼中千篇一律的人吗？

我低头看着自己脚上的平底布鞋，突然想到那双噩梦一般的黑色尖头高跟鞋。刚上脚

要把自己积淀为一个人。阅读即理解书写或印刷符号的能力，没有专注，即便睁大双眼，仍茫然不见，你怎样打发时间，时间便会怎样打发你。太阳为万物消毒，阅读为思想助力，大量信息寄生纸上，而纸端仅能呈现静态符号。网络对人神经线路与记忆程序重新建构，越发使阅读如飞鸟游鱼，烟霞小艇，流于字表滑行，碎片难以拼凑，遑论深入思考。

漆黑河岸，遥遥灯光，孤独的梦旅人踉跄前行，余华说：“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，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，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，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，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，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

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。”与何人为伍，其影响潜移默化，近墨则黑。一勤交十懒，不懒也要懒；一懒交十勤，不勤也要勤。读哪些书，其影响春风化雨，似纹无痕。心静者高，俯瞰世界；心和者仁，包容万物；心慈者深，淡对冷暖；心慧者安，笑以人生。“明白了歌酒趁年华，才懂得珍惜当下，自由生长。

非薄流年，平凡而无聊。纸上行旅对于女子尤必要。长相或许出入当下审美，但一个气质抵过所有的顾盼生姿，欲笑还颦，也“嫁值”之所。微笑比颜值重要，开心比爱情重要，气质则比年龄重要。岁月长青，此生

谈数

背起行囊，纸上行旅。走得太快，会走到自己前面，走得太慢，会掉到自己身后。无论快慢，走自己的路，观别人的景。

世界虽浓缩如一街布景，仍有错过——从此山水不相逢，不同旧人长与短，也有遇见，皆与运气相搭。遇见的惊喜，可使陌生人变得熟稔，友人一旦变为陌生人，便再也不会遇见。自苦的背后，有未曾读懂的哀伤，捷克作家哈维尔曾写道：如果一个人的脸庞因这个人所面临的问题的严肃而变得越来越严肃，那么他就会很快变得僵硬，成为他自己的雕像。

老树撑云，藤萝盘旋，高岩挂瀑，长河萦回，景同眼光异，方有艺术不，书补之，书不足，诗补之。无论通过艺术，抑或阅读，最终

纸上遇见

□ 介子平